

主编 梁志宏 赵少琳 银杏叶文丛

YINXINGYE WENCONG

花季之痛

赵杰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CHINA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
ZHUANGQING BRANCH 20TH ANNIVERSARY



2000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
花季之痛

赵杰
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季之痛 / 赵杰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8. 5
(银杏叶文丛)

ISBN 978-7-5378-3064-5

I. 花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5559 号

花季之痛

赵 杰 著

*

山西出版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www.bywy.com

太原市天和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65 字数: 1508 千字

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1000 册

*

ISBN 978-7-5378-3064-5

定价: 198.00 元 (全 8 册)

本册定价: 25.00 元



Zuozhe Jinzhao 赵杰



作家风采

A

与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在一起



B

与著名诗人牛汉先生在一起

C

与著名作家崔道怡先生在一起



D

与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在一起



目 录

泯灭的人性	(1)
颓废的青春	(24)
致命的陷阱	(48)
虚拟世界的诱惑	(69)
亲情与戕害	(94)
孱弱的支撑	(106)
绑架案的悲情	(122)
失落的人格	(142)
至尊的孝道	(159)
心中的太阳	(179)
枯萎的花朵	(200)
折断的翅膀	(219)
无声的控告	(240)



泯灭的人性

上午八点钟，我接到总编的电话，他让我去市看守所，采访“三二三”网吧血案的犯罪嫌疑人。我想仔细问一些其它情况，比如说嫌疑人是男是女，多大年龄，干什么工作的，什么地方人等等，可人家是总编，如果打电话再问，非挨剋不可。你想呀，人家一个大总编，肯定不会像小组长似的，跟你热乎扯上半天。

背上记者包，装好采访本，对啦还有记者证。这可是关键的东西，尽管说咱在S市已混得脸儿熟，可少了这个还真不

行。有一回在采访途中,内急,就是找不到公厕。正好旁边有一宾馆,迫不及待往里走。到大厅问服务生洗手间在哪儿,服务生看我满头大汗慌慌张张的样子,就像遇到了一个贼似的,反而问:你哪个房间的?我说:我不是这儿的客人,是路过内急想上个厕所。服务生一听乐了:你不是这儿的客人想在这儿方便,敢情我们这儿是公共厕所呀!出去,出去。我再三解释:我真的是内急,想借个方便,你看外面找不到公厕,总不能让我……当时把我急得团团转,服务生不管不顾地非赶我走不可。这时,我赶紧掏摸记者证。边对服务生说:我是记者,晚报记者,你该不会赶我了吧。服务生又笑了:记者?记者是干吗的?我说:晚报记者!你看晚报吗?我写过很多篇文章,比如说前两天市里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,三死两伤,那就是我写的。服务生似乎明白了,说:这个事儿挺大的,俺倒是看了报纸了,但不是你说的晚报,是早报。我说:兄弟,你啥也别说了,我求你先让我行个方便,我真快憋不住啦!完事儿再跟你解释行不?服务生说:不行!这儿不是公共厕所。我想没辙了,今天我算遇到了一个榆木疙瘩。当下我把记者证掏出来,给他看了看,服务生说:对不起,你真是记者,我们也不接待。这下我可火了,老子是记者呀,谁不知道记者牛,当官的见了都讨好三分哩。去,去喊你们经理来。我冲他喊上了。这一喊惊动了好多人,围了过来。问怎么回事儿,我啥也没说,只是额头上有了一些汗水。经理来了,是个女的。她见了我笑着说:你是白记者?幸会幸会,有啥需要帮忙的吗?我说:没事先同你联系,我来采访您,可服务生说你不在。我只好编个谎言,为上个厕所大闹宾馆,岂不让人笑掉大牙!服务生在旁边想说什么,被女经理示意挡了回去。那好,请白记者到我办公室好吗?女经理对我笑笑说。我也只好顺水推舟,就坡下驴,赶紧跟女经理走。没曾想,经理办公室在十层,要乘电梯。进了电梯,身心一放松我又感到了内急,需要马上解决。可跟前

是个女经理,怎好开口说这个事儿呢。我憋得实在受不了啦,面色窘迫地说:经理,我有点内急,能不能先方便一下。女经理说:没问题。随后摁了下五层电钮。出了电梯我赶紧往卫生间跑。女经理说:完事儿了你自个上来吧。我没来得及回答。方便后,我像从黑巷中走出来一样,哼着歌走进电梯,往下开。一楼大厅,那个服务生依然站在那里,见我走来,忙上前鞠躬说:先生对不起。我大度地拍拍他的肩膀说:没事儿,小兄弟。服务生说:先生慢走,欢迎再来。我回头冲他一乐,走出大厅。这下子,我感到阳光是格外地绚丽,心想,再来个鸟,再来非得憋死老子不可。

你看,说着说着就扯远了。不过这段时间我也正好到了市看守所。在门口没想到刑警队队长吴天已等在那里。瞎聊了几句,便进了看守所,他带我去见犯罪嫌疑人。

我想,犯罪嫌疑人肯定是一个身材高大,满脸凶相,并且还是一个刺有饕餮的文身之徒。这等人样儿,天生的杀人相。当然,女人除外。

“咣当”一声,一扇铁门开了,狱警带我俩走进一号预审室。坐下后,吴队长喊:带 0606 号。狱警应了一声:是。

随后,吴天对我说:你采访吧,我还有事儿得走,狱警在哩。

我说:请便。

他说:我一场,也怕那小子紧张哩。

我说:是是。

他说:时间嘛我看不用限制,你尽管问吧,今儿上午问不完下午再问。

我说:行行,我尽量快些吧。

他说:没事儿,我让他们配合你,有啥事儿你尽管吩咐。

我说:那太谢谢啦!

他说:谢啥?都是为了工作嘛。

这时一声“报告，犯人带到！”打断了我们的话语，吴天厉声道：押进来！

“咣当”一声，铁门开了，狱警押着犯人进来。

吴队长道：0606号，坐下，犯人耷拉着一颗青皮光头坐下来。

“啪”一声，一道光柱打开，直射在犯人身上。可能是光线太强，刺得犯人用左手遮挡了一下。

坐直，别乱动！队长的吼声。犯人电击一样弹了一下，坐得直直的。

吴队长看看我，意思是问是否开始，我点了下头。这时我在想，这是个杀人犯吗？身材矮小，瘦瘦的，白净脸庞，像个书生，怎么会是杀人犯呢？

吴队长问：0606号你的姓名？

犯人答：孙权。

吴队长：年龄？

犯人：十五岁。

吴队长：你犯什么罪了？

犯人：杀人。

吴队长：知道后果吗？

犯人：不知道。

吴队长：真不知道？

犯人：枪毙吧！

吴队长不想再问下去了。他凑在我耳边说：白记者，你接着问吧，我先走一步。

我赶忙说：行，你忙去吧。

说完，队长对犯人说：孙权，今儿给你个交代的机会。这是白记者，他问你啥你认真回答，听清楚了吗？

是，政府。犯人利落地回答。

铁门“咣当”响了一下，关上了。

孙权往门口看了一眼，坐直了看着我，脸上挂了一丝笑意。

我看着面前这个孩子，一脸稚气的孩子，真的无法想象他就是杀死“丽丽网吧”女老板的凶手。

“三二三”网吧凶杀案震惊了全市。

那天下午两点半，我正泡方便面，接到总编电话，说市南环北路“丽丽网吧”的女老板被人杀了，赶紧过去采访。

方便面没吃成，我赶紧往凶杀现场赶去。正值中午，车流高峰，我坐了一辆出租车，催促司机往前赶。司机很不耐烦，说再快也不能飞过去吧。我说我是记者，要赶往凶杀现场采访。他说你是市长也没球办法，除非警车开道。我无话可说，交通拥堵不是光咱们这个小城市，即使是北京等大城市也无法解决。后来司机还算机灵，说是绕小路吧，可能会快点，但车费得贵点。我说：行，只要快。司机马上拐上了小路，七巷八道地拐来拐去，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才算赶到了现场。

“丽丽网吧”门面不大，两间门面，二层楼，看上去不算起眼。周围是一间一间的门面，水果店，修表店，美容美发店，小吃店等等。现场被警察控制，警戒线围了，围观的人很多。我挤过人群，到了警戒线跟前，警察不让进。我亮出了记者证，警察说不行，谁也不行。我只好站在那儿，像一名围观者一样呆呆地看着现场忙忙碌碌的警察。这时，市电视台的记者也赶了来，他们往里挤，也被警察挡下了。我想，我先来的还进不去，你们就能进去吗？电视台的记者小周，我俩认识，都是省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的。我就冲小周喊：小周快进呀！小周见我，便招招手。我凑到了他跟前。他调侃说：老兄你的嗅觉挺灵敏的。我说：胡扯，女的嘛，味不一样。俩人笑笑。这时，刑警队长吴天出来了，小周马上凑过去，说要求采访。吴天笑笑说：你们都是苍蝇，闻到腥味就赶来了。我们和吴天认识。吴

天放我们进去了。他说现场基本勘验完毕，不要乱拍就是了。我俩点了点头，走进了现场。

现场其实很简单。

一具女尸躺在卧室的地上。死者约三十来岁，一米六五的个子，皮肤白皙。腹部中一刀，胸部中一刀，致命一刀是左颈动脉被割断，血流满地。

卧室不大，仅一间，放一张床，床前有一保险柜。出卧室，就是吧台。吧台左拐，有二十几台电脑，两台还开着。

看过现场出来，吴队长简单说了一下案情。

死者名叫汪丽丽，“丽丽网吧”老板，平时很抠，别的网吧每小时一元，她收二元，从来不赊不欠，熟人也不行。还有她卖的饮食，在外面五元，她至少卖十元，成倍的价。大家都叫她“狗儿”。这“狗儿”的来历，就是因她姓“汪”，“汪汪汪”叫起来是狗叫声，你想那些网虫，网名个个起得出色，给她起个“狗儿”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

她没有丈夫吗？小周问。

丈夫有，吓死过去了，在医院急救呢。据说他打了一天一夜麻将回来，发现老婆死了，自个儿晕死过去了。队长说。

那谁报的警呢？我问。

一个小孩，一个十一岁的小孩。他说一点半来网吧玩，见门开着，便走了进来。喊了两声“狗阿姨”，没人应，就往吧台走，进了吧台见卧室门开着，地上躺着两人，门口是她丈夫，床边是“狗阿姨”。他吓懵了转身跑出网吧，喊杀人啦杀人啦！没人理他，以为一个黄毛小孩玩电脑玩疯了，瞎嚷嚷哩。这时他转回网吧，拿起电话拨打了110。我们接到报警迅速行动，不到五分钟就赶了过来，控制了现场。

那我们能见见那小孩儿吗？小周说。

这不行。他被带回局里讯问了。吴队长说。

现在据现场情况，吴队长能给我们讲讲凶手是男是女？

劫杀还是情杀吗？我问。

目前掌握的材料，很难猜测。不过，据我多年的经验，情杀的可能性不大。因为情杀至少死者身上被刺的部位很煽情的。哈哈，对不对。吴队长有点得意地说。

那么劫杀的可能性大了？小周问。

这也难说，劫杀为钱为物，你看死者身上的金银首饰不少一件，保险柜安然无恙。吧台抽屉里还有二百来块钱，整的零的都有，是抢劫吗？不像，吴队长有理有据地分析着。

会不会是报复杀人呢？我问。

报复杀人？吴队长迟疑了一下。

对。比如死者平时对顾客不好，或者是家长因孩子沉湎于网吧激起了仇恨，或者是同行嫉妒等等。小周说。

吴队长说：你说的这些也都有可能。不过现在我什么结论都不能下，还请二位等几天再说，一等案情有了进展，就通知你俩，到时我再作案情分析，怎么样？

好吧。我和小周异口同声地答道。

看着对面戴着手铐脚镣的孙权，我实在不能把他和杀人犯联系起来。

半天，我不知该如何面对他，问他些什么。

但一想到凶案现场死者的惨状，我心中就升起一股愤怒之火。一个活生生的人呀，你怎么就忍心下那样的毒手，杀死她呢？如果别人照样杀你的活，你心情如何呢？退一步讲，你和别人打架，别人打伤了你，你会心安理得让他打你吗？肯定不会。没有人性的冷血动物，太残酷了！

叔叔，你能给我支烟吗？半天我听到了孙权的声音，还那么童稚。

你会抽吗？我问。

会！现在哪有不会抽烟的。不会抽烟会被人瞧不起的。他

回答得很干脆。

我掏出烟,点燃一支给他。他放在嘴里狠狠抽了一口,吐出浓浓的烟雾,对我笑笑说:谢谢叔叔。真痛快!

我摇了摇头。

叔叔,这七八天可把我困死了,犯瘾了真难受。这可美了,抽一口痛快舒服。他咂巴着嘴说着。

我静静地看着他,想,才多大的年纪,就这样的世故,这样的满不在乎,这样的泰然自若,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!是麻木是无知?

孙权,你难道杀人时一点不惧怕吗?我突然这样问。

他愣了一下,又抽了一口烟说:怕,咋不怕?杀人又不是杀鸡,能不怕吗?

那为什么还要杀呢?我厉声问。

叔叔你太幼稚了。你想呀,一刀捅下去,第二刀和第一刀那不一样嘛。孙权不屑地说。

孙权,你知道你杀人和你的年龄太不相称啦!我说。

这有啥,只要我能杀了她,心里就好受些。

你心里有啥不好受的非要杀人?

她心太黑,平时要价高不说,老子手头紧要她赎一回都不行,还骂我是穷小子,没钱就不要玩。她太气人啦,杀了她真解恨!

这就是你杀人的理由吗?

难道这还不够吗?人活一口气呀,我的叔叔,她不给我好气,我就杀她。

我听着他平静的回答,十分震惊。

我知道我这样问下去,什么也问不出的。因为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杀人的残忍和泯灭的人性所带来的后果。

平静了一会儿,我主动给他点上一支烟,他接了后说:叔叔,我想问你个问题。

我说：你说吧。

叔叔，我会判死刑吗？

我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，便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肯定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

叔叔，人死了真的能上天堂吗？

我吃惊地看着他。

在天堂，我能再见到狗阿姨，不，汪阿姨吗？

我十分尴尬。

面对才十五岁的小孙权，面对这么小的杀人犯，面对他这么幼稚的问题，我显得非常无奈。

我想，孙权肯定也惧怕死亡。便问他：孙权你害怕死吗？

他说：肯定害怕。叔叔，这些天我光梦到我死了。可死了还挺快乐的。飘飘的，有仙鹤有卡通人，有爷爷奶奶，有许多不曾相识的人一起在往天上飞。我飞的速度比他们都快，我很骄傲。可突然醒来，什么都没了。一想到我杀了人，杀人就得偿命，心里就害怕得发抖。不过，我想到有汪阿姨陪着我，也够本了。我恨汪阿姨，是她害了我，要不是因为她不让我上网，不挣钱给我，我会死吗？

说着，他抽泣起来。

我没有制止他。我想就让他在这泪水中反省吧。不难看出，他仍然置身于对汪丽丽的仇恨中。

我从这点看出，孙权良心未泯。

过了一阵，我和蔼地对他说：孙权，我想听听你的过去，比如你的儿童年代，肯定有许多故事和趣事吧。

他抹了一把泪眼，来了劲儿，对我说：叔叔，我要是还能回到过去，那真得太美好啦！

孙权出生在一个朴实的家庭里。母亲和父亲都在一家私营毛纺厂上班，每月收入一千多元。他家在“丽丽网吧”后面